

李彦鹏的品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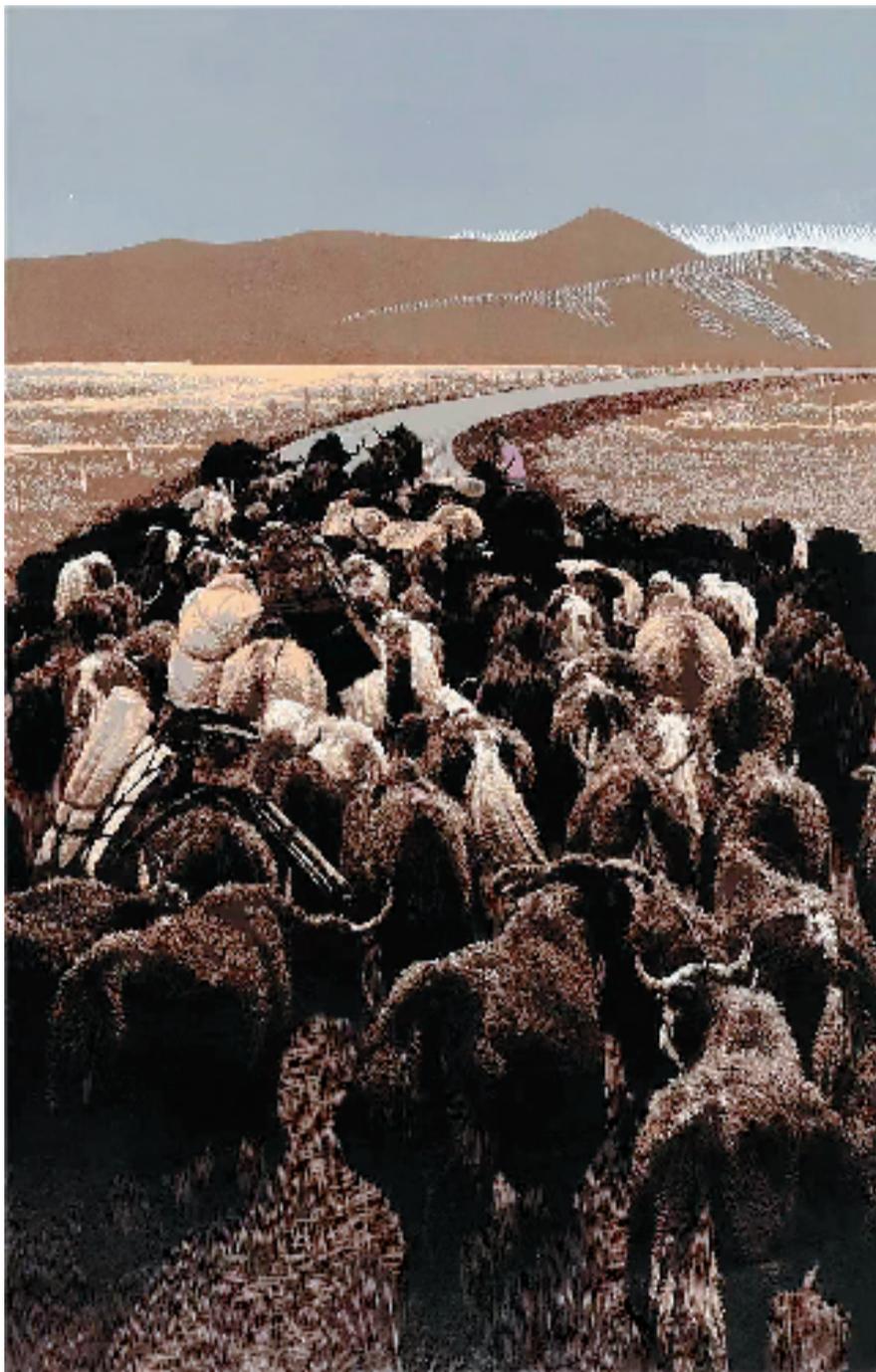
■代大权(北京)

布莱士·帕斯卡是法国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，在写了液体平衡、空气的重量和密度等方向的论文后，1655年隐居修道院，写下著名的《思想录》，与培根的《论人生》、蒙田的《随笔集》共同形成影响人类文明的重要思想。他说过：“所有的人都知道给生命以时光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给时光以生命，而后者也因而构成了我们的灵魂高度”。我想李彦鹏正是这极少数人之一。

李彦鹏不但用版画的艺术语言表述了时光的生命，也刻写了自己的生命，在他所面对的客观事物中所寓意所寄望所表现的，正是他生命中最为真实的，一般浅见以为他的版画都是些山塬土岗树木羊群，并不明白他刀下的形象载体不过是叙述的符号与过程，他要讲的故事是要通过叙事性表述，将客观见到的所有，转化为主观思考的过程，而不是见到即识到。李彦鹏的思考实际是经过将事件再次疏通逻辑，再次组合关系，看到的事才满足了他表现的条件，成为他脱离再现而进入表现的事实，是他人为造成的从客观到主观的位移事实。

因此凡是进入他画面的，都不是看到的事实，都是经过从眼到手、再从手到眼，从客到主、再从主到客的过程，具象与抽象，写实与写虚，既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节点与位置，这个过程既是他认识的过程，也让他的表现成为可能，看似不断地再现和重复，正是他一直不停地探索与追寻。再苦再累也乐此不疲，思想的进步不是作品的量化可以说清。

越到后来，李彦鹏越不在意所谓评价，他认为画画就是画画，不是为了成名，更不是为了谋利。画画是不断认识自我，从否定到肯定，再去追求否定的连续不断的人生过程。评价作品的必须是自己而不是别人，既不是以评论为业的人，更不是与艺术创造无关的人，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和任何人无关，自己的作品可以引起其他人的幻想妙得，却不与



李彦鹏 作品

任何人产生共同语言，观者可以对他的画面想入非非，却不能把画家的思想据为己有。

作为个人的艺术行为，绘画作品只对

画家个人负责，只属于个人的私密，如果有人因绘画作品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，实际触动感悟的是意识，画家创作的结果和观者看画的收获只证明了李彦鹏个人意

识的存在，不代表两者意识的相同，大相径庭的意识和南辕北辙的结果。日久生情、相依互动，于是艺术常常被误解为可以共鸣共享，这实际是从错误的意识出发，达到误判的结果为止。

画画常常依赖意识，在画面中去揣摩意识，在表现里去肯定意识，做不了的也常常因为想不到，想不到也当然没画成，意识前端是敏感，中间是觉悟，结果是抓捕。宁可错抓不可错失。

画家的经验常常是对意识的弹压，一次又一次的压制，唯恐被意识颠覆，越是被肯定，越是相信经验，肯定的人越多，意识的“我”越少。肯定到一定数量时，“我”就再也遍寻无着，在那些名满天下的大师自鸣得意时，李彦鹏却一直是警醒清醒的，他对自我的判断一直不虚枉、不浪漫，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”。

画家像三种动物，好的画家终归是老虎。狗乱跑、狼乱嚎、虎静卧。乱跑的名满天下，乱嚎的才华盖世，静卧的成了会画画的老虎。我私下里是把李彦鹏当老虎的，老虎从不在意别人的评价，也不参与虎胆虎骨虎皮的交易，它只专注自己的真实感受，自洽于舒服、自乐于捕获、自觉于吃饱、自得于睡好，以一己之美度美美与共。所以不跑不嚎不悲不喜，一切都随心所欲。当乱跑的跑得名满天下，当乱嚎的嚎出才华横溢，老虎还就只是那只爱画画、会画画的老虎，老虎的占山为王不是自吹自擂的结果，不是歌功颂德的捧场，不是造势做秀的努力，而是它一口一口吃出来的，如果它爱画画，它的霸气，它的影响，便是一幅一幅的作品呈现出来的，我们翻看李彦鹏的那许多作品时，老虎就趴在那。

李彦鹏用自己的主观去表现客观，用自己的审美去表现画面，用自己的思考去精粹人生，这样的人生也是无法量化的，只有品质，对一个画家最高的评价也是品质，人品画质。

王西彦的画家梦

■傅根洪(义乌)

每位孩子都有一个画家梦，少年王西彦也不例外。

王西彦从小爱画画，上小学后，他发现了一片独特天地。话说王西彦就读的小学校舍，是一座荒废了的寺庙。他的书桌，刚好摆在关公、周仓和关平三尊神像的神座旁边。王西彦也记不清，到底是因别人的提示还是自己的发现，某天开始，他就拿毛笔从神像身上蘸取红颜绿色，在纸上偷偷地画那些俯仰可见的牛、羊、鸡、鸭。画着画着，突然发现黑汉子周仓瞪着双大眼，颇像端午时节乡下人家最爱悬挂的钟馗，他对照着周仓，不停地画捉鬼捉妖的钟馗，周仓怒目瞪向他，少年王西彦可一点儿也不怕。

又画家禽又画人物，王西彦进步神速。不停地就地取材，不上半年，周仓的盔甲和关平的战袍，褪去五颜六色，露出一大片白粉。老师多次用板子打他手掌，收效甚微，后来只得将他的课桌挪位置，给神像留足安全距离。这个挫折，并没让王西彦丧失信心，没有了颜料，他就改画黑白画。少年梦从来五色眩目，黑黑白白依旧光芒万丈。

读完初中，王西彦仍想当个画师，梦想能到省城杭州报考著名的“西湖艺专”。这所由留洋归来的林风眠任校长的艺校，在当年并无多少见识的义乌少年心目中，会是什么印象？

王西彦在晚年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

中这样写：“听说那个学校办在优美非凡的西湖风景区，教室里还有充当模特儿的长发美女，教师和学生都穿黑西装，打大红领带，整天坐游艇在湖上荡来荡去，欣赏湖光山色。”

对照西湖艺专的史料，会发现当年乡下少年的“听说”，竟然离事实很近。西湖艺专地处西湖孤山，正是西湖风景区的核心地带。

模特儿，当年西湖艺专的老师主要就是留洋教授，画素描当然要用模特儿，只是并不会局限于“长发美女”罢了。穿衣打扮，西装领带的只是海归教师或洋教员，教中国画的教授如潘天寿等以及多数学生，当然中式着装。

整天湖上荡来荡去，只能是少年学子“生活在远方”的一厢情愿了。西湖虽在身边，有眼福整天“荡来荡去”欣赏湖光山色的，或许只有高飞的水鸟与多情的白云吧。

梦想与现实并不一致。家庭经济困窘，根本养不起艺术生。王西彦听说杭州另有一所教育学校，每县有一名官费名额，毕业后还可回本县当民众教育馆馆长，于是赶去报考，一举成功。

在省城开了眼界，毕业后王西彦没有回义，继续赴北京求学，再后来，成名沪上，著作等身。

一支从小画画的笔，汨汨流出文字，黑字白纸，洋洋洒洒，绘就最美的景。